

## 襁里的微笑



妈妈说：「说不定，真说不定；生出来就抱走了，一个小孩给挂那么一个牌，万一挂错了，就拧了。」爸爸帮腔说：「完全可能，你看，又不像你，又不像我。」妈妈忽然想起来……

# 爱是不能比的

毕淑敏

我哺育我的儿子的时候，感受到自身生命的枯萎和一种新的生命的诞生。

乳汁像一根银线，它进射出来的时候，好像一束柔韧的蚕丝。我觉得自己胸前藏着两坨洁白的线团，乳汁缠绕在上面。很紧密，很细致，仿佛丰收时沉重的玉米穗。

儿子樱红色的嘴唇，噙住丝线的一端，开始孜孜不倦地缠绕他的生命之轴。那个小线轴，单薄、幼弱，仿佛露水雕成的。在这个峥嵘的世界上，无论遗落在哪一处角落，都会迅速被尘埃淹没。

我把我生命的线头给他，轻轻拍拍他的额头。他开始盘绕他的生命之线了，很贪婪，很执犟的。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生命的本能。在这种原始的蓬勃的力面前，每一个母亲都感到由衷的狂喜：这是一个多么强健的孩子啊！

线团均匀地走动，发出像纺车一样平静的嗡嗡声。我的这一团线轴渐渐变小了，儿子的那一团线轴渐渐变大了，仿佛两盘电影胶片，那一盘上的景象，缓缓地移到了这一盘上……于是，我的发

白了 齿松了 骨脆了 手颤了……但我乐此不疲 我愿意用我所有的精华 凝成又粗又韧白亮的丝线 给予你 我亲爱的儿子！

他像一台优质的小抽水机 喝起奶来没个够。我要吃许多的东西，饮许多的汤，然后经过我体内连我也不知晓的一系列复杂变化 成为一种洁白的液体。我很惊讶自己的这种功能 仿佛一座生物制品厂。青的菜 红的果 蹦跳的活鱼 黏稠的猪蹄 都退掉了色泽 化解了异味。椒不会使乳汁变辣 醋不会使乳汁变酸 这真是一台好机器。我常常由衷地赞赏自己，这是我儿子置在我身上的田地。我要努力把这块土地耕耘好，争取一个又一个金色的秋天。

儿子出生时整整七斤，一个月以后，他明显地膨胀了。奶奶说 去称一称吧 这是当妈妈的功劳。只是到哪里去称呢 我说 把他挂在秤钩上吧，就像乡下称小猪崽那样。奶奶用一块花布将他裹起 来到一家卖水果的摊上。在充满着果香的秤盘上 儿子不安分地手舞足蹈 秤砣摇晃着 忽悠着 随着他小小的力气颠簸……终于 在一个极短的瞬间 他异常安静 秤砣像一只成熟的梨平稳地悬在空中……八斤半还多 好壮的孩子啊 售货员们大哗。奶奶把孩子递给我 扯下花布单 丢到白净的秤盘里 说刨刨皮儿 我们要个净重 售货员说皮儿就二两 您老人家放心吧！

我几乎可以每时每刻察觉到他的长大，像我们拼命注视一块钟表时，就可以看到分针的走动。我在哺育儿子的时候静静地听着，仿佛像木柴被火烘烤时轻微的爆裂声，自那小小的躯体溢出，那是他的骨骼增长时的音响。我看见他像蝌蚪一样灵活的黑色瞳仁，像坠落的雨滴在云雾中长大。我摸着他像海带一样柔顺的黑发，感到它们在我的指间无可置疑地加长。我想象得出那些洁白的乳汁化成的鲜艳的血液，在他体内像红头绳一样，紧绷绷地流动着……

我为他的蓬勃生长而欣喜若狂，完全不顾及伴随而来的我的衰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以为这就是母爱，爱的峰巅。

直到有一天，一个女人对我说：你爱你的儿子，实质上是爱你自己。因为他是你血缘的继续。

那一刹，我的一种信念，像被击中的鸽子，从高空飘然落下。

爱孩子，像爱自己的手、自己的脚一样自然，值不得喧嚣，值不得标榜得无上崇高。惟有爱那与自己毫无干系的人，爱得刻骨铭心，爱得无怨无悔，爱得为了他献出自己的鲜血与生命，这才是爱中的极品。那女人说。爱是不能够比的，我对她说。

毕淑敏 1952年生，女，当代著名作家。1969年入伍，在西藏高原部队当兵11年。1980年转业回北京。从事医学工作20年后，开始专业写作，共发表作品200万字。曾获各种文学奖30余次。

# 陌生的儿子

叶 梦

儿子从我腹中取出，没给我看一眼便抱走了。

儿科与产科 咫尺之间 母与子 天各一方。牵肠挂肚地记着不曾见面的小家伙。

一天之内，探视的人川流不息，他们都是先到儿科看了我的儿子 再来产科看我。

儿子的名字临产前一个月已经取好，今天陈墨这个名字正式发表。儿子一落地，大家便都直呼其名。

儿子姑姑家的亲戚们十分得意地告诉我陈墨那个鼻子呀是我们陈家的专利呢！我不知道儿子的那个被视为陈家专利的“陈氏鼻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儿。假若我的儿子没有那个“陈氏鼻子”只怕丈夫的亲戚们不可能有这些漫无节制的兴奋。

儿子的舅舅阿姨们也都来看过，也都皆大欢喜。他们皆从儿子眼睛里读出了自己，外甥多像舅，构成了甥舅之间特殊的亲情。

来来去去的人组成一条我与儿子之间的通讯纽带，关于儿子的信息一点一点地送过来。

陈墨哭起来好大声哦！

陈墨撒了第一泡尿……

陈墨拉了第一泡胎粪……

陈墨啞水的声音好有劲咧！

……

陈墨这两个陌生的字眼儿一经启用，愈叫愈耳熟。

亲戚们对于陈墨的热情令我感动。他们总是在兴奋地解读陈墨脸上某一处和他们相似的地方，抑或是和某一家的祖宗或某一家远亲相同的地方。因了这些脸谱的神秘迹象，初临人世的儿子便受到了与他血缘相关的人们热情接纳。

我不希望陈墨去像那些素无来往的亲戚。我只关心一个：他到底长得漂亮不漂亮啊？我不厌其烦地询问每一个光临我病床的人。我这种执著的态度已把37床的丈夫惹笑了好几回。

我希望快一点见到那个陌生的小家伙。就像我刚出了一本装帧漂亮的书，书刚出厂便被很多人翻阅过了，然我这位著作者却不能先睹为快，遂有一种版权旁落的感觉。

晚上丈夫到儿科那边陪儿子。他两次溜回产科病房附在我耳边说：“儿子很漂亮哩！”他的声音里有压抑不住的兴奋。在这种时候，我只相信丈夫的话。他是我的同谋，他不会骗我。

听说昨晚儿科的恒温床调温控制器失控，陈墨躺在那时冷时热的东西上备受煎熬。

我心痛，要求把儿子抱回产科。

分别24小时的儿子，由兰娟抱了回来。

这就是我的儿子啊！

我心里半天都在迟疑。仿佛和想象中烂熟于心的形象有了距离。

我的目光最先落在他皱起的眉头上，顿时心里便布下一个阴影。陈墨给我的第一印象便是这样一个不开心的样子。

陈墨！你对我有意见吗？你难道是在抗议我不经你的同意便擅自创造了你吗？要不是因为你初临人世便遭窒息，便对整个未来的生命历程而忧心吗？

我实在读不懂新生命的忧郁。

尽管我已从他脸上读到一些熟悉的轮廓。但是，这个名叫陈墨的婴儿完完全全是一个陌生人，我真像打量一个陌生人那样对他注视良久。

目前，我与这陌生的小东西之间存在一种疙疙瘩瘩的说不清的情绪。尽管我在怀胎十月中已做了种种与腹中儿子的感情联络工作，看来这全是白搭。我与这粉嫩嫩的小东西的感情具体地讲还是一张白纸，我未能立即进入到母亲的角色里去。

兰娟把陈墨抱进婴儿室沐浴去了，小家伙生下来还未洗，他身上还留着胎脂和子宫里的气息。

沐浴后的陈墨穿上我给他亲手做的小棉袄，包着我亲手裁制的小棉被重新回到我的手中。看着这些由我一针一线缝过的柔软的棉织物穿到这个陌生的小家伙身上时，我与儿子在感情上突飞猛进地跨了一大步。涩涩的情绪被那件红花小棉袄和细格子被慢慢地溶解着。

贴着儿子的脸，一股原装的生命真气的芳香沁入我的肺腑。陈墨完完全全的纯阳之体哦！

小家伙不漂亮，红红的小脸上密密地长着茸茸的胎毛，连耳朵上也有。整个像一个小毛孩，明显带着进化过程中的痕迹。儿子静态的时候，只看见脸上轮廓突出的大鼻子。若是哭起来，便只见一张很大的嘴，眉毛还没有长出来，眼睛虽大，尚看不出风采。

看着他满脸茸茸的胎毛，我忍不住伸出指尖轻轻抚摸他芳香柔嫩的肉体，随着指尖湿润的一触，便似有电流通过，儿子笔直地走到我的心里来了。

“我的儿哟！”我差不多要用京腔京韵道出这么一句来。

点着小家伙的鼻子，“这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哩！”我居然说出千百年来不知多少中国女人说过的一句老话。于是，我与人世间所有的已为人母的女人殊途同归地有了同样的感觉。

叶梦 1950年生，原名熊梦云，湖南益阳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叶梦于1980年开始创作，已发表小说、散文、散文诗、随笔、报告文学若干，出版散文作品集8部、长篇小说1部、主编有《画家散文》、《女画家散文》等。

# 孩子 你是妈妈的世界

禾 子

妈妈有了宝宝，就有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有了一块温暖如春的乐土，有了一片明净如水的蓝天。啊，我的儿子，我的宝宝。你是我的神明，我的骄傲，你诱我如歌如梦的幻想，你给我如醉如痴的温情。

当你还是一个胎儿，在妈妈腹中躁动的时候，你知道你带给妈妈多少期望。我抑制着内心的焦灼与忧虑，怕不安的情绪带给你先天的坏脾气，影响你的性情。我努力使自己排除各种恼人的干扰，努力保持心境的平和，放轻呼吸，想听清你那小心脏的跳动，连那只陪伴了妈妈一个秋天的蛐蛐，也不再打搅六平方米小屋中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时光。

你是一个不安分的小生命，经常出其不意地踹一脚，然后调皮地翻一个身。“这准是一个淘气的男孩子。”我心中暗暗想。“长大了会不会因为贪玩而逃学，会不会把一塌糊涂的成绩单藏起来，会不会闯了祸怕人告状而不敢回家，会不会和人打得鼻青脸肿、衣衫不整？我怎么才能既不压抑你活泼好动、好奇求知的天

性 又使你能够适应一个人必须适应的秩序 ?”其实 你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 只有在妈妈闲下来的时候 你才这样玩闹。只要妈妈一紧张地做事 你便安静下来。“这该是一个性情温柔文静的小姑娘吧 ?”我也曾这样希望。“长大了你会不会因为胆怯而藏在亲友的溺爱中，会不会因为小心眼儿爱耍奸而和小朋友合不来，会不会虚荣得只知迷恋漂亮的穿戴 或者去争一言一辞的得失 ?”我怕自己为了叫你勇敢而损害了你的温柔恬静，怕自己为保护你不受伤害而使你成为一个娇气包，也怕过分地放纵使你骄傲地以为这个世界只为你一人存在，更怕过于严格的管束，挫伤了你的自尊，把你变成一个阴郁怪僻的孩子。

做一个母亲原来竟是这样不容易，我深深地感到不能自己的惶恐，感到才智的短拙。也许不该这样轻率地让你来到这个世界，不该去选择自己无力承担的责任。我的孩子，你终不会因为我的无能而轻视生你养你的母亲 并且由此变得残忍吧 ?

就是在这样折磨人的期待中，度过了从春天到秋天的漫长时日。已经到十一月了，从上月等到下旬 你仍然不肯降生。一夜一夜 我听着窗外急促的风声 心如生草 慌乱得不行。

可你一旦来了，又蛮横得像个强盗，突然闯进我们的生活。你“哇”地一声大吼 手术室的空气顿时松弛下来。等在走廊里的爸爸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彻夜的守候 恼人的焦灼 早把他折磨得筋疲力尽。何况他还在印有“如……本院不负责任”达五条之多的骇人文件上极不情愿地签了字。如果万一有个不幸，他是会找人拼命的。

“看看吧 是男的 !”护士一声断喝 像在进行审判。这要怪你来的时辰，不早不晚正好耽误了他们一个钟头的下班时间。我勉强睁开眼睛，看见她手里托着一团青紫色的小肉体，正在拼命扭

动。又细又长的四肢与圆圆的大脑袋不成比例，团团脸上鼻孔朝天，两只眼睛挤成一条缝儿，一张大嘴占去了半张脸。——老天爷竟给了我这样一个丑陋的孩子。都说外甥随舅，你的大舅舅是从小出名的漂亮男孩，可你这副鬼样子，简直像日本民间故事里那个魔鬼的儿子。不过，那倒是一个聪明善良、乐于助人的小精灵。

儿子 如果将来你长成一个仪表堂堂的壮汉 不要骄傲 如果你长得其貌不扬，也不必自卑。别忘了你就是以这副尊容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你马上就被送到了育婴室，只把哭声留在妈妈心中，久久萦回。使我远离病室的嘈杂，享受着内心那份静谧。每天清晨，楼下育婴室传来犹如蛙鸣的啼哭声。我早早地醒来，静听那个最沙哑最低沉的声音。我知道，那就是你。我的儿子，你也醒了。是饿了，是渴了，还是想活动？声音这样沙哑，一定有火。”我说。

“不哑，不哑。标准的男中音。”爸爸幸福得有些自负。男人的爱子之心竟也如此拳拳。育婴室是不许人进的。为了早点看见你，他经常站在窗外，从窗帘的缝隙向里面张望。终于等到了出院的日子。他急不可待地跑下去，慌乱中又遗失了出生证，急得满头冒汗。来回好几趟，才凑齐了必须的文件，时间却只过了五分钟。

护士抱出一个孩子，他一看就炸了：“不是，这肯定不是我们家的孩子。”于是重新查对，发现确实是病室号搞错了。护士又去换了一个，这才把你交给爸爸。多危险，差一点儿你就成了别人家的孩子。事后，爸爸得意地说：“我一看就觉得不是咱们的孩子！”原来男人也有这样好的直觉。

他笨拙地把你抱了回来。弯着腰、低着头，两只大手捧着。脚下紧一步慢一步，连路也不会走了。哆哆嗦嗦地把你交给了我。“快看看咱们的孩子。”他那份激动简直无法形容。

几天不见 我的儿子 你变得多了。肤色不再那样青紫 可也瘦了不少。脸上的皮肤松松的 长一层细细的黑绒毛。鼻梁皱成一撮褶，布满小白斑的肉鼻子像个小蒜头。我用舌头轻轻舔着你干裂的嘴唇 心里一次次地重复着：“我有了一个孩子。”可说出来的却是：“真丑 真丑 长大怕娶不上媳妇儿。”不丑 不丑 面如满月 目似朗星。标准的男子汉！”爸爸抢白我。

是的 你不丑。我看见了 在又黑又密两侧扬起的眉毛下 那双黑亮亮的眼睛 清澈而又明净。你静静地睁着眼 并无所视 却洞穿了妈妈的心。心变得柔软了，一点一点地融化。有一种地老天荒的感觉悠悠地升起来。一瞬间我理解了古往今来所有的母亲。无论是贫困的还是富有的，辛劳的还是优裕的，屈辱的还是尊贵的，粗鲁的还是文弱的……作为母亲，爱子之心，创造生命的喜悦 原本是一样的 也是永恒的。也理解了那些无论由于生理的或者社会的原因，想做母亲而不可得的女人的痛苦。她们承受着一个女人最大的不幸。任何声名荣誉都不如做一个母亲更真实；拥有多少金银珍宝都不如有一个孩子更富有。

儿子 你是一个幸运的孩子。没有遇上战争、饥荒和动荡。不必像小舅舅那样，生下来就挨饿。也不必像许许多多难民营中的儿童 才一出生就受到死亡的威胁 备受离乱之苦。你在亲人们的精心照料中生长。

为了让你睡得安稳，全家人都放轻脚步，细语轻声。你一睁眼，大家又抢着抱你。每一个人都爱称呼你的乳名，你被人们逗着、吻着 从一个人手中传到又一个人手中。以至于全家人的语言都幼儿化了。吃饭饭 睡觉觉。你唤醒了所有人的童心 也牵动着所有人的忧乐。你是这样的弱小，妈妈抱着你常常会生出莫名的恐惧，怕你从我的手里突然掉下去。

看着宝宝一天一天地长大，妈妈的心也越来越丰满。你的小脸一天天鼓起来，褪去了那层细细的绒毛。由于脱皮而变得破破烂烂的小手，重新长得光嫩完好。你会笑了，梦里也常常笑出声。你的眼睛有神了，可以盯住目标，哭声里充满了感情色彩。你会翻身了，会爬了。饿了，你张着小手要“奶奶、奶奶”。长出了牙，你喜欢随便抓起什么东西胡乱往嘴里塞，有一次竟是你自己拉的屁屁蛋。我的傻宝贝，难道你不知道那是臭的吗？

小姐姐第一次看见你，高兴得手舞足蹈，把你揉搓得嗷嗷大叫。她用棉被为你造了一间小房子，你却在里边哭了起来。“别这样，他是一个小人，不是玩具。”姐姐的妈妈说。真的，你真是一个小人了。每当听见你唧唧呀呀地说话，我多想听懂你的语言，知道你究竟在想什么。

天黑了，爸爸随手打开灯。你听到“啪”的一声，立即把圆圆的小脑袋扭向开关。然后发觉四周亮了起来，又重新扭头惊奇地盯住电灯泡。有过这样两次之后，你就不再满足于这小小的发现。你倒腾着胖如藕节的四肢爬到床的里侧，扶着墙猛地站了起来。踮着脚尖，小手好不容易按住开关。“啪”的一声，电灯又亮了。你回过头，眼睛里除了惊喜显然还有一丝得意。噢，我的儿子，你有意识、能联想、会思维了，而且有了模仿能力。这是你创造的第一个游戏，也是你未来一生的起点。从这一点开始，你会走出一条什么样的路呢？

宝宝的世界在一天天扩大，妈妈的念头也越来越具体复杂。做个球员吧，楼下毕生从事体育的老爷爷夸宝宝的肌肉有弹性。审美怕是不行了，给你一朵花，你撕一撕就塞进嘴里，一定当不了艺术家。宝宝爱观察，长大争取当个科学家。“不去放羊。”爸爸说，“可以在自然的环境里顺其天性，何必像你的父母被读不完的

书压得喘不过气来。和爷爷学历史 和姥爷去种树 和舅舅去做工？还是像爸爸一样做一个教员？无数的设想都包含着一个希望，希望你能成为一个自食其力、正直有用的人。

儿子，你还小，有无数的机会等着你，有无数条道路供你选择。我只想尽我的能力 给你一个温暖欢乐的童年。愿你有比父母更好的境遇，不必在饥寒屈辱中煎熬。愿你能受到比我们更健全的教育，不再为了掩饰着残忍的理想空费热情。愿你有更富于自由选择的人生，不至于为了衣食所苦而耗费聪明才智。

人生终究是没有准的，我更希望你成为一个勇敢的人。无论有多少艰难险阻 有多少羁绊纠缠 都要去寻找你的海洋、你的森林、你的天空、你的山岭。冲破亲人的溺爱 去开拓你的世界 建立你的生活。心要宽厚，灵魂要粗糙。

即使你走遍天涯海角 儿子 你也生活在妈妈的心中。当你在激烈紧张的竞争中感到劳累不堪、孤独难耐的时候，当你被生活的困顿琐碎折磨得疲惫委靡的时候，当你被人世之网纠缠得气急败坏的时候，当你被失败的耻辱压迫得心灰意冷的时候，当你被成功的虚枉欺骗得痛不欲生的时候，别忘了，这里有一片属于你的平静的港湾，有一眼永远为你清水长流的心泉。我永远是你的母亲 你永远是我的儿子。

快长吧 我的孩子。

禾子 1955年生，女，本名季红真，河北人。著有文艺评论集《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及散文多篇。

# 小闹闹

邵燕祥

好吧，就来谈谈小闹闹。从哪儿谈起呢？小闹闹比不上二十四史，小闹闹只有一年一个月零二十天。这一年一个月零二十天，在爸爸妈妈眼里心里，可也是一部小小的二十四史啦。一个小生命，自然而然地来了，可来得这么匆忙；说起来已经算是前年，腊月二十四半夜，风冷天干，几乎在妈妈上医院的路上落地，兴许是赶来过春节的？三点钟开始阵痛，三点五十五分呱呱降生。小生命浑浑噩噩，把自己袒露于天地之间，呈献在亲人之手，任你们大家来安排，任你做爸爸妈妈的。随着一声啼哭，一把屎尿，时而喜悦，时而揪心。小闹闹自己虽然可以畅行无阻，未必感到什么困难，难的是初做爸爸妈妈的我们。

毫无经验啊。这时候才发觉，我们一向多么粗心。周围有多少小家伙，他们的父母我们成天相处，怎么从来没想到打听打听：一个初生婴儿，一般该有多重？我们的小闹闹两千七百克，是不是不够分量？差得多不多？为什么早没有这些常识，要等事到临头？

面对着这么个亲切的小陌生人，妈妈似乎还有点主意，爸爸

是多么无知、无能、无用 你只有两千七百克 可是给了爸爸沉重的负担 瞧吧，一个小生命，一个会哭、会呼吸、会睁眼睛的小生命 爸爸就像小时候奉命看守一盏油灯 睁大眼睛盯着灯亮儿 时不时地查看查看 该不该添灯油 要不要剪灯花 怎么叫灯捻儿更亮 可别那么乱跳 小闹闹 你就是那盏灯 爸爸小心翼翼地守在你旁边！

爸爸妈妈端详你 揣度你 好像你还是一个没有揭晓的谜。怕把你看醒 不敢离你太近 怕把你吵醒 说话压着嗓门儿：“应该爱他吗？”只觉得他可怜！“那么小 那么不懂事 那么信任大人 又那么任性 真是可怜 也就是可爱。一千年前的民歌里“怜”就是“爱”从多咱起“可怜”“可爱”变成两回事了呢 眼前这小生命分明又可爱又可怜啊。再看看 再看看 像谁？像他妈妈？”“不像。”“像我吗？”也不像。“像他自己 像所有新来乍到的小将。好看吗？老实说 真不怎么好看。”“那你还爱他吗？”“当然 你呢？”“还用问？”这样的问答有什么意义？不知道。只知道在孩子出生以前，曾经想过 不止一次 将来孩子是男是女 什么模样……但是想象中的孩子总归要大一些，是在地面上活蹦乱跳的，至少是抱在怀里左顾右盼的。谁想到是现在这个样 这么小的呢 没想到 没想到。没想到的事情多啦 谁想到是个男孩 虽然也明知道这有一半的可能，但是因为年轻的妈妈盼望着一个女儿啊，做爸爸的也就觉着必然会是一个女儿了。可是结果怎么样？一个男孩！爸爸问妈妈：“男孩你爱不爱？”妈妈说：“有什么办法？”爸爸说：“也许你生的是女孩呢——医院给换错了？”妈妈说：“说不定 真说不定；生出来就抱走了，一个小孩给挂那么一个牌牌 万一挂错了 就拧了。”爸爸帮腔说：“完全可能。你看 又不像你 又不像我。”妈妈忽然想起来 说：“哦 不会的 在我前边 在我后边 生的也都是男

孩。’于是放心了，不会是生的女孩换了个男孩。爸爸想着想着又操心了：“男孩跟女孩换错的危险更大呀！”……”如果有一天，比方说，下星期一吧，医院冷不丁儿来一个电话，请咱们抱着小家伙去一趟，说是‘对不住得很，你们辛辛苦苦地弄去的那个不是你们的儿子，号牌挂错了，现在我们向你们道歉，瞧，这个才是呢’。你就把这小家伙送出去吗？”妈妈连忙用手遮住那稳稳睡在襁褓中的小男孩：“不换了，不换了。”原来已经爱上了。

抱歉抱歉啊，护士阿姨。你们代替妈妈，在婴儿来到世界的最初一百个小时里照护着他，够辛苦的。可是那个不负责任的爸爸还在背后不负责任地编排你们。好啦好啦，原谅他吧，他又没当做真事儿说，只不过开个玩笑罢了。其实，他自从有了这个小孩以后，对于担负着儿童保健大责任的医务人员是倍加敬重了。

拿‘肚脐’那事儿来说吧。

分娩的第五天上，妈妈就带着小家伙出医院，回到家里来了。没有医生和护士在旁边，照护小家伙的这份重大权利和义务，就由爸爸妈妈分享了。严格地说，妈妈当然累些，公平地说，爸爸也不轻松。真奇怪，原来都是贪睡懒觉的没出息的人，如今夜里只要小家伙稍一动弹，妈妈就惊醒了，爸爸则一跃而起，问：“要不要换尿布？”爸爸这种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劲儿，引得妈妈都睡眠惺忪地失笑了。

小家伙，小家伙，爸爸被你弄得很紧张。而你又那么敏感，动不动就醒，醒了就哭：是怕灯亮晃眼吗？爸爸就用毛巾把灯包起来；是怕响动、怕吵吗？楼上的叔叔偏又在捶捶打打做木匠活儿了。坚强点儿吧，别那么脆弱。为什么还哭？小小的夜哭郎啊，如果写一张帖子：“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如果写这么一张帖子，往电线杆上一贴，真